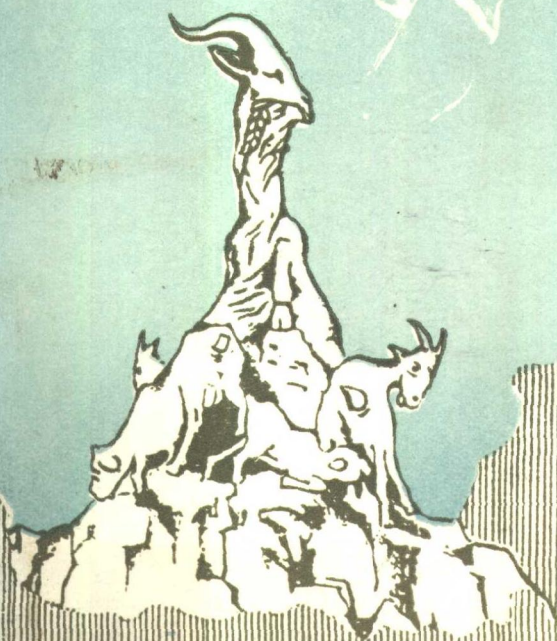


学术论文选

1979 — 1982

经济学 中卷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学 术 论 文 选

1979—1982

(经济学·中卷)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一九八三年四月

编 印 说 明

为了检阅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院科研工作的成绩，促进我院科研工作的发展，开创我院科研工作的新局面，决定编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学术论文选》（1979～1982）。粉碎“四人帮”以后到1979年以前，个别有较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或调查报告，也考虑予以收录。1983年起，编印年度的《学术论文选》。

《学术论文选》既是反映我院科研水平的结集，又是我院科研成果的园地之一。编辑的方针是：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双百”方针，鼓励学术讨论；倡导优良学风，注重联系实际；强调科研质量，务求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学术论文选》收录论文、调查报告、资料汇编和译著等。不收录已成册的专著，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成果，均可挑选收录。《学术论文选》的收录范围，限于本院成员的著述。

《学术论文选》后附相应年度的“学术专著目录”和“学术论文目录索引”。

《学术论文选》（1979～1982）的篇幅为：经济学部分三卷；历史学部分两卷；哲学部分一卷；外国社会科学情报部分一卷。

主编：廖建祥。

副主编：曾牧野、张磊、何澄宇、施汉荣、

张难生。

本卷责任编辑：曾牧野、丁培强、古汉岗。

期待着大家的批评指正。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学术论文选》

编 辑 委 员 会

一九八三年三月

目 录

把产品经济体制改造成为商品经济体制.....	卓 炯 (1)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	卓 炯 (9)
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卓 炯 (23)
再论剩余价值.....	卓 炯 (33)
从银行的作用看商品生产发展的前景.....	卓 炯 (49)
试论所谓“人民币的价值基础”.....	卓 炯 (64)
谈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	李 中 (78)
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是关系到农业发展战略 的大问题.....	李 中 (85)
正确认识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杨伟蕴 (97)
广州市轻工产品市场调节分析.....	李小明 (104)
对浮动计划价格的再认识.....	李克华 (114)
社会主义计划价格形成的基础是社会价值 而不是生产价格.....	李克华 (124)
关于议购议销价格的几个问题.....	李克华 (141)
建议开展如何发挥广东优势 把经济搞活的讨论.....	孙 孺 曾牧野等 (156)
要发挥广东优势,就要大力发展 商品经济.....	廖建祥 梁 钊 曾牧野等 (162)
庆祝建国三十周年,打好实现四化的 第一个战役.....	孙 孺 (168)

打好现代化建设的根基·····	曾牧野 (181)
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曾牧野 (188)
经济调整与人民生活·····	曾牧野 (194)
把发展第三产业看作一项战略措施·····	孙 孺 (202)
从经济效果看广东出口商品的	
结构问题·····	关其学 曾牧野 杨伟蕴等 (206)
两个可供选择的积累率与经济增长方案·····	陈 江 (226)
历经曲折道路前进的中国经济·····	孙 孺 (235)
按照社会主义要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曾牧野 (249)
经济改革势在必行·····	曾牧野 (263)
在一个县的范围内试行经济体制改革	
的经验·····	曾牧野 (266)
清远经验有何发展·····	曾牧野 (289)
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选择·····	曾牧野 (314)
社会主义积累与企业利润·····	孙 孺 (318)
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看容许	
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存在的问题·····	王致远 (327)
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的发展与改革·····	丁培强 (343)
关于广州市越秀区朝阳北街街道	
工业的调查·····	许 隆 孙志励 (356)
谈谈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作用、	
性质及其前途·····	何浩林 (380)
试论城镇个体经济存在原因特点及其作用·····	李宽华 (386)
按照流通规律改革流通体制的成功一例·····	杨伟蕴 (398)
在计划经济指导下试行商业信用·····	罗福群 (408)

中国工业企业的大中小并举方针与技术方法

选择问题	廖建祥 (417)
漫话价值工程	丁培强 (429)
技术经济与物流管理	丁培强 (434)
广东制糖工业大中小企业的合理布局问题	李 中 (449)
试论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欧宣德 (464)
面向四化开展经济理论研究	曾牧野 (477)
“恭喜发财”	曾牧野 (480)
再谈“恭喜发财”	曾牧野 (482)
经济数字和经济监督	曾牧野 (485)
“欲将取之，必先予之”	曾牧野 (488)
破“茧”而出	曾牧野 (490)
农工商联合企业是一种有生命力的	
生产组织形式	杨伟蕴 (493)
文明经商小议	曾牧野 (496)
为了人民的幸福	曾牧野 (499)
为何“墙内开花墙外香”	曾牧野 (503)
试答利润留成比例的争议	曾牧野 (506)
“拳头产品”与智力投资	曾牧野 (509)
温故知新	曾牧野 (512)
为社会主义建设拼搏的精神在	曾牧野 (515)

把产品经济体制改造成 为商品经济体制

——对薛暮桥同志意见的一点补充

卓 炯

薛暮桥同志总结了我国一年多来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并指出今后体制改革应从改革流通制度着手，我认为抓到了问题的本质。我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参加无锡会议时，曾经提了一点意见，叫做《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当时，有少数同志表示同意，大多数同志认为体制的中心问题是中央统得过多过死。这样提出问题，实际上认为是一个管理方法问题，意思是说，只要中央管少一点，管活一点问题就解决了，而没有看到中央管得过多过死的实质在哪里。我的看法，根本问题不在于中央管得过多过死，而在于这个体制是根据产品经济的要求而不是根据商品经济的要求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产品经济实质上是一种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的特点是只抓使用价值，最适宜于用行政手段去管理。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由于是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经济，也就只看到政治的作用，而看不到经济是基础。苏联的经济模式是按照斯大林的理论体系建立起来的。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而是产品，这个经济体制实质上是

一个产品经济体制，并以此为起点，以至将来完全排除商品流通过渡到产品交换。斯大林的产品交换同孙冶方同志的理解是不同的，孙冶方同志认为有一个产品价值规律，而斯大林的产品交换是排除价值规律的。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国家经济机构不是抓商品流通，而是直接抓物资管理。我们把物资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物资由国家计委直接管理，第二类物资由分管部管理。由于国家直接管理物资的生产和分配，也就必然会带来指令性的指标。由于不把这些物资当作商品，也就必然会采取产品调拨形式，即计划分配，而不是商品流通。这种物资管理体制也影响到日用百货的管理，即作为商品生产的日用百货要经过一、二、三级批发机构才转到零售商店，流转时间长，费用多，甚至迂回运输，损耗浪费大。更加严重的是国营商业是根据国营工厂的生产计划来进行收购，品种花色很少考虑市场即人民生活的需要，常常造成积压或脱销。这显然是不符合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要求的。这都是由于受产品经济影响的结果。虽然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有所改变，但始终跳不出条条块块的圈子，不论条条也好，块块也好，都是用行政手段管理，而不是用经济手段管理。所谓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就是要发挥价值规律和价值杠杆的作用。

为了彻底把产品经济体制改为商品经济体制，张曙光同志在今年《经济研究》第五期提出要有的放矢地学习《资本论》第2卷。我认为这个建议很好。《资本论》第2卷讲资本的流通过程，也即是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过程。社会主义既然是商品经济，所以作为商品流通的一般过程，对于社会主义是适用的。这个一般流通过程分为两个部分，即个别企业商品流通过程和整个社会的商品流通过程。这个一般流通过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表现为资本的

循环和周转以及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表现为资金的循环和周转以及社会资金的再生产和流通。因此，我认为扩大企业自主权，不只是一个分配权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流通权问题。过去由于受产品经济体制的影响，不讲究资金的循环和周转，资金循环的形式不易转化，资金周转的速度极其缓慢。根据过去广州市的一些情况，有些商品生产出来了，只能作为商品资金积压在仓库内；有些作为商品资金已经出售了，但作为货币资金却长期收不回来，而且不当作一个问题，这就必然要影响资金周转的速度。其具体表现就是流通渠道不畅，流通环节过多，使产销脱节，企业之间没有竞争，养成了国营工业和国营商业的官僚主义作风。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后，不仅扩大了企业的分配权，也扩大了企业的流通权，而且以流通权为前提，因为价值不能实现，利润提成也是一句空话。

作为商品经济，流通是很重要的，因为社会化的大生产是彼此互相联系的有机统一体，没有流通，生产也无法进行。所以改革流通制度，不仅意味着个别企业的产销要畅通，更重要的是必须使整个社会的供需取得平衡，这就是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有一段极其精辟的论述，指出：“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末，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某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

(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的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①我们过去由于受到斯大林产品经济的影响，也就从来不考虑马克思的这一段精辟论述。按照价值规律的这种调节作用去安排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就是有计划按比例。我们过去的缺点就是不按价值规律去有计划按比例地安排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却把注意力去抓产品的生产与分配，结果造成长期的比例失调。其实，比例失调是很容易觉察的，例如当前的能源、燃料、原材料和运力的不足是一目了然的。所谓比例失调，就是产品有长线短线之别，两者不能平衡发展，也就使一部分生产力不能发挥作用。为了取得平衡发展，应该采取长线踏步、短线跟上的作法，就可以逐步取得平衡。其实关于马克思那一段精辟论述，不仅适用于商品经济，而且一般适用于社会化的大生产。马克思还说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②按照一般同志的理解，认为这里的价值决定，不是价值规律，而是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在这里讲的社会生产，实质上是指社会化的大生产。假定有一天消灭了商品货币，价值规律不起作用，但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律并不是什么其他的经济规律，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律在实质上和价值规律是一致的，不过一个叫做价值规律，一个叫做社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16页。

② 同上书，第963页。

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律罢了。这就是说，将来对生产起调节作用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律。这种经济应该叫做劳动时间经济而不是产品经济。马克思认为，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而劳动时间的节约则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提出过一个公式：真正的节约（经济）=节约劳动时间=发展生产力。生产力不发展，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需要就是一句空话。

作为社会资金的再生产和流通，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流通问题，而是马克思的再生产原理，包括生产关系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但是从薛暮桥同志的文章来看，在这里似乎还没有提到这个高度。比如他说：“改革流通制度，办法是增加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使产需双方有可能直接见面。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要有一点竞争，非此不能打破国营工业、国营商业的官僚主义作风。实行这种办法，国营商业仍然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但不能没有集体所有制商业来做助手，也不能没有集市贸易（农副产品自由市场）来做补充。让许多种就地销售的小商品工商结合，自产自销，或者直接卖给零售商店。让公社把自己的农副产品运到城市来销售，也可以卖给供销合作社。恢复货栈、代理商行、交易所等多种商业形式，恢复银行原有的各种业务活动，便利资金周转。总之，为着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而发展起来的组织市场流通的某些经济形式，以利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①我觉得这些意见都是很好的，但更重要的是解决供需总量的平衡的问题。因为供需总量不平衡，就要影响整个社会的再生产和流通，影响国民

^① 薛暮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意见》，《人民日报》1980年6月10日。

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拖延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在改革流通制度方面，当前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生产资料的流通。我认为，为了保证重点企业和基本建设，应该使各需货单位和供货单位，直接签订合同；除此以外，应该把物资局改为生产资料供应公司，并加设分处、分店（当然还可以分类），把物资调拨改为商品流通机构，以活跃生产资料的流通。过去农村社队为了买一枚几分钱的螺丝钉，要花去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旅差费才能买到，有时甚至还买不到，这是非常有碍生产的。一个螺丝钉买不到，整台机器就等于无用；即使买到了，也要增加成本开支。这就是一种损失。

当前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要有利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商品生产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原始社会末期存在过，奴隶社会存在过，封建社会存在过，资本主义社会很发达，社会主义仍然要搞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公私合营可以搞商品生产，现在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外合资可以搞，全民和集体可以联合搞。总而言之，它只要具备两个条件就可以搞，一是生产不同的使用价值，一是把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济经单位。甚至一个生产队只要有专业分工和相适应的生产资料，也可以搞几种不同的商品生产。

商品经济不但适应性强，而且冲击力也很大，封建制度就是由商品经济冲垮的。商品经济的最大动力就是竞相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去占领市场，因而生产力发展很快，科学技术飞速前进。我国当前经济学界把竞争作为商品经济的共性而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特征。这是商品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既然竞争都能成为商品经济的共性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特征，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的许多与价值有关的经济范畴，更应该属于商品经济的共性而不

属于资本主义的特性。商品经济的特性是由所有制决定的，也即是由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特殊形式决定的。所有制由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性也就由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敢承认剩余价值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商品价值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即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的转移部分，工人新创造的价值包括工资和剩余价值的部分。所以剩余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只要有商品就有剩余价值。它之所以成为剥削的对象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既然生产资料归资本家占有，生产出来的商品也为资本家占有，同时也就占有了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生产出来的商品也为社会占有，商品当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当然也为社会占有，这是不言而喻的简单真理。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把剩余价值同资本主义的剥削划上一个等号，大有谈“剩余价值”而色变之概。其实，马克思早已告诉我们，并指出：“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末，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①这说明我们的思想僵化到了什么程度，简直成了花岗岩的脑袋了！

反过来，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这本来是一种落后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而我们却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我很同意薛暮桥同志的意见。他说：“体制改革不但要打破块块的束缚，也要打破条条的束缚。过去争来争去，总是以条条为主，还是以块块为主来管理经济，离开行政管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0页。

理就没有别的办法。要想出一条新的路子来，按照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来改组我们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①我认为这条路子就是商品经济，这条规律就是价值规律。我的这些意见，不一定正确，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① 薛暮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意见》，《人民日报》1980年6月10日。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

卓 炯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究竟应该如何表述，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现在有一个提法叫做“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提法，不是象过去那样把两者对立起来，而是强调两者相结合，这是一个进步。但我认为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还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两个调节相结合不论如何紧密，总是要看作两件东西而不是一件东西。我很同意孙冶方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看法，他认为“计划要正确反映社会需求。市场就代表需求，计划与市场结合就是计划要正确反映社会需求，以需定产。计划要正确安排人力物力财力的分配比例。”^①这样的结合是一种虚实的结合，是反映与被反映的结合，而不是两个调节的结合。为此，我们就应对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加以分析。

陈云同志在论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时也不是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他指出：“在我国出现的绝不会是资本主义市场，而是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市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

① 《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专辑》，1979年《经济研究》丛刊。

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①这里所讲的计划生产就是指国家市场，也可以叫做计划市场，至于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可以按照市场变化而进行的自由生产，也是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之内而不是毫无计划的。这样就把计划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如果要加以区别的话，一种是计划性较强的市场，即国家市场，一种是计划性较弱的市场，即自由市场。这是计划与自由的统一。计划要有一定的自由，自由也要纳入计划。计划没有自由就会把经济搞死，自由没有计划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这就是计划商品经济的特征。

但是话又得说回来，我们的计划经济并不是按照陈云同志的设想来搞的，而是照搬苏联的模式。按照斯大林的理论，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因此，我们的计划经济是离开市场的。我们过去是怎样定计划的呢？如拿一九七

① 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第12—13页。